

弘道館記述義

下

亨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

2

10

15

20

25

30

文庫 17
W14
2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臣藤田彪謹述

我東照宮撥亂反正

臣彪謹案建武中興不終而天下之權竟歸足利當時以身殉芳野者皆忠義之士也。醜然面目仰足利之鼻息者皆貪婪無耻之徒也。既殲忠義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耻之徒以成其私甚矣哉。足利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既以不仁得之親戚傲之陪臣

弘道館記述義卷下



昭和六年六月廿一日
吉原氏寄

010185194359

子子舍言文事卷下
一
傲之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忠孝仁義為
何物終之將軍管領有名無實群雄并起爭跨
州郡西滅東起互相吞噬生民之禍亦慘矣昔
者源平二氏者派別出自天潢然降為人臣
久混武士則公卿視如奴隸至於足利之衰則
織田起自陪臣之臣而豐臣又起自織田之臣
三台之座則闕之官一蹴超遷如拾地芥天下
之變亦甚矣然織田之權數智謀固非當時群
雄之比豐臣之雄才大略又壓倒海之內外乃

其所以鞭撻一世盪滌八洲則可也至於所以
培養扶桑之根柢措天下於富嶽之安則未可
也我東照宮則不然蓋彼以詐術我以至誠
彼以威強我以義勇彼以土地財利籠給人心
我以禮義廉耻磨礪士氣彼之奏功甚速而其
敗也土崩瓦解我之根基也若迂而其成也牢
固不拔凡其言行必本於忠孝仁義其政教施
設暗合於聖賢之道足以養神州之元氣者
往往有焉此其所以霸業之隆卓越前人所謂

撥亂反正者不其然乎。古人有言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足利既以貪婪無耻，風靡一世。貪婪無耻之俗極，而室町之業忽諸。既殲忠義之士，而忠義之種不可滅。浪維天陰隲，新田之族流離間關，幾絕而僅存。累世積德，至於東照宮大發其光，而池田井伊與平太久保鳥居天野栗生諸氏，蓋亦皆以忠義之遺孽傳芳野之餘馨。際會風雲，戡定禍亂，以致今日之盛，則天之終勝不仁也，亦明矣。嗚呼，亦可畏也夫。

尊主攘夷

臣彪謹案堂堂神州，天日之嗣，世奉神器。君臨萬方，上下內外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焉。然則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臣嘗讀史，至於大永年間，天皇即位，本願寺僧獻資以成禮，喟然太息曰：足利氏雖衰，而猶任將軍居輦轂之下，不能獻片金匹帛，以助大禮，乃委諸方外之徒，上辱皇家之大體，下長異端之邪焰，互哉室町霸業之不

振也。又至於永祿天正間，織田氏屢入朝營。皇居脩神廟，戮驕僧，豐臣氏又頗繼其緒。然曰：當時人牧唯知率土地而食人，獨二氏卓然能有斯舉，其駕馭群雄籠絡一世，非僥倖也。夫二氏之為政，固非有忠愛惻怛入民之深，而其舉動或有一二合於大義者，猶足以風動人心，況以仁厚勇武之姿，從事於尊攘者，其豐功偉烈，豈可勝讚乎？我東照宮既捷於關原也，上奏奉供御之地，亦增廷臣食邑，其為大將軍

也。咫尺

天顏服膺

獻旨蹇蹇竭力唯

恐不堪其任。

後水尾帝之即位也。

初豐臣秀吉奏立皇

庶子良仁為皇太子，非天皇之意也。及秀吉薨，天皇謀立皇適子於東照宮，對曰：唯在獻斷耳。臣何敢議焉。於是立皇適子為皇太子。是為後水尾帝。

東照公命

諸侯營

上皇宮多置供御之地，既而又大

脩皇居，增廣規制，又嘗招聚伶官以復雅樂。

朝廷嘉其功，嘗擬以相國，而不敢當也。賜以菊

桐御章，而不敢受也。其恭敬抑損翼戴皇室

者，蓋如此。戰國搶擾之間，外夷覬覦，乘我政教

廢弛。乃敢布其妖教。豐臣氏嘗禁之。至於東
 照宮。更大設憲令。悉搜索天下。悉毀其寺。戮其
 徒。後嗣繼述不懈。於是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
 為憲法。第一義。其果決明斷。攘除夷狄者。蓋又
 如此。今恭觀其遺訓。於仁政武備之要。尤深垂
 戒。其所以慮內憂防外患者。不一而足。詩曰。戎
 狄是矧。荆舒是懲。孟軻廣之曰。無父無君。周公
 所矧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左丘明傳之曰。
 元年春王周正月。今皇朝雖衰。其尊嚴固非東

周之比。然履霜之漸。聖人戒之。則春秋之義。不
 可不講。外夷妖教之毒。不啻戎狄荆舒。則矧懲
 之典。尤不可不明。而無識之徒。或指幕府曰。
 朝廷甚。則以王稱之。近時又有蘭學者流。世之
 洋學。非天文醫術之徒。則譯者舌人之流。大抵
 皆無識不達國體。舍此從彼。襲天慢神。其為害
 不可勝言。臣欲別有所論。著故不具論。或唱說曰。西洋教法其流
 非一。今彼所奉。與國家所禁不同。嗚呼。是不
 惟皇家之罪人。亦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
 孔之罪人也。

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

臣彪謹案。東照宮霸業之隆固卓越前人而二百數十年太平之盛亦中世以降之所未有也。世之贊美德業者語其武則始於太高繼糧。終於浪華二役。語其文則曰崇儒術聘學士講經籍於兵戈之間。臣竊謂是皆公之偉烈美談。臣子所宜稱述。然所謂允武允文者豈止此而已哉。夫尊皇室攘夷狄文武之最人者前已言之矣。請敢陳其餘論。蓋所以貴於文武者以下

其能不偏於一而用之於仁義也。初公為今川義元所育。後每過其墓必下拜。又善遇其昏弱之子。至分邑給之。公之拓地頗藉織田氏之援。及織田氏敗。豐臣氏日益強大。遂圖除織田之後。而公不敢忽舊說。決然援其孤。構怨於強敵而不顧也。武田勝賴之敗死。織田氏見其首極口罵之。公則為下胡牀而禮之。且當織田氏之逞威也。公孤立彈丸之地不肯苟附。至彼之求和始從之。方豐臣之強大也。公

僅以五州之地與之抗衡。及和議說起。人或勸公以大小難敵。不如許之。公怒曰。顧義何如耳。奚論勝敗。及其連乞和求婚。然後徐從之。其忠厚義勇。太率如此。故將上浴其化者。亦皆勉忠義。勵名節。參河土風蔚乎。絕冠當世。涵蓄充溢。抑而不發者數十年。及關原一舉。天下思服如水之歸壑。此蓋公之武也。而文亦寓焉。公之治參河。置奉行三員。其人或剛或柔。或剛柔不偏。蓋其欲寬猛並施。得其宜也。其鎮甲斐。

信濃務。因武甲氏之舊。唯除厚斂酷刑。吊勝賴之墓。祿小宮山內膳之後。其撫關東也。亦循北條氏之制。除其煩苛者。又索中山家範等之後。而祿之。及其為政於天下。因豐臣氏之規模。而隳括其弊。天下人牧拱手就約束。綱紀振肅。秩然成封建之治矣。在職二年。身老於駿河。以歸望於嗣君。禮適孫。定人心。貽孫謀。垂遺訓。以開今日之盛。此蓋公之文也。而武亦寓焉。然則公之所以允武允文。固不外乎仁義。而文之與

武未始不相須濟美也。嗚呼在上君子。苟欲脩其遺業以保太平。於無窮則在勵文武哉。在務仁義哉。

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

臣彪謹案初威公之生也。嶋津義久請養為子。東照宮不許。及年甫三歲封之於常陸。下妻則當時蓋既有以公鎮東陸之意。年七歲改封水戶。水戶者常陸之巨鎮。東臨大海西連東野。南接北總。北通陸奥。佐竹氏世據之稱雄。

關左及東照宮徙佐竹氏於出羽。淨鑑公子。

東照宮第口子諱信吉買武甲氏南龍公相踵封於茲。至是

威公代焉。時敬公既封於尾張。南龍公徙遠江。

遂封於紀伊。而所謂三家之形成矣。抑敬公於

東照宮為第八子。南龍公及威公為最少公

子。而皆膺大藩。歷世相承。任亞相黃門之官。名

望之隆。天下諸侯無敢抗禮者。其故何哉。臣嘗

聞之先臣曰。慶長庚子關原之役。我軍大捷。

東照宮之霸業蓋成於此。而敬公實生於是歲。

越二十一年壬寅南龍公生焉。明年癸卯，東照宮

始任大將軍而我威公生焉。公以是歲八月生於伏見城。母

正木氏。左近大夫賴忠女。與南龍公同出時。大田氏有寵於東照宮而無子。乃命威公慈

母大田氏者所謂英勝院也。先是，台德公既立為世子，其

他公子非一。然戰國亂離之際，或出冒他姓，或

不幸隕命，至於關原奉功之後，東照宮齡方

耳順，而三公子振振生於四年之間，又皆岐嶷

成立，有英傑之姿者，殆有天意。則其眷遇固非

他子之比。故嘗遺命，台德公以善視三公子。

及病篤，又召三家傳相面，勗以輔導，乃其所以

維城鼎立輔翼幕府，永為皇家藩屏者，蓋

非偶然云。

夙慕日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武備。

臣彪謹案：景行帝之時，熊襲屢叛，帝

命皇子小碓尊討之。皇子年僅十六，舊其智勇

直殲渠魁，厥後又奉詔征蝦夷，其發也拜伊

勢，神宮奉其神劍而出，遂能驅除妖氛，平

定邊陲。蓋當時蝦夷種類雜處內地，叛服不常

大為民害。至是遠近懾服。東北之地始霑皇化。帝嘗見皇子以神人而強暴冥頑若川

上梟帥。恐怖畏縮。臨戮上。日本武尊之號。

千載之下凜凜猶有生氣焉。我威公夙受東

陸之重寄。其地皆皇子餘烈所存。而皇子之祠

適在水戶之南郊。稱吉田神社。延喜式所謂名神大者。古木蒼鬱

屹與府城相峙。則感懷之餘慨然興欽慕之情

者。信有以也。公嘗受神道於菽原兼從。尤重

神祇。寬永中。大猷公罹疾。公憂之。禱於健

御雷神。既而大猷公瘳。公乃脩鹿嶋祠。以

賽焉。又嘗親拜其祠。威儀甚謹。公勇武根於

天性。傍長於伎藝。嘗從大猷公獵於板橋。射

殪野猪數頭。大猷公恒稱曰。水戶殿。今能州

矣。能州者蓋謂平教經也。其養士恩威并施。嘗

就國有岩本越中者。放銃獲鷺於城上之樹。

公召詰之。對曰。臣善病。聞食鷺可瘳。當時唯鷺

是視。然臣之與鷺孰重。公笑曰。汝與法孰重。

越中屈服。公竟舍而不問。明曆中。江戶大火

延及我邦。近臣向坂彌九郎侵耀持。公所愛書而出。有司請賞。公曰寡人亦深嘉之。然賞之則恐他日傷土於水火也。不果賞。嶋原賊之伏誅也。鍋嶋氏犯律。先登法當國除。幕府議其罪。公曰嚴法懲後戰國之事也。今天下人安不復容有反亂。而重罰輕賞。諸侯何賴焉。偉勲若彼而國除某不肯奉命。大猷公深納焉。議遂寢。戰國以來殉死盛行。諸侯或以其多誇公遺命禁之。亡幾。幕府大布其禁於天下。

公實爲之倡也。公嘗慮邊寇。設墩於沿海各處。以報緩急。當時東海針路未通。外夷之患常在。西陲後百數十年。北虜擾蝦夷。至於文政年間。夷船出沒東海者。無歲無之。各處墩臺始爲其用。嗚呼。公之所慮遠矣。東照宮遺命。台德公以公比腰刀。蓋取於其愛護可防身。於是台德公特加親信。及大猷公時亦屢延。公與謀議人莫知其故也。義公恒語諸侍臣云。

義公繼述

臣彪謹案

義公實為威公第三子。年六歲

立為世子。公以寬永戊辰六月十日生於三木

則女。小字千代。松綿衣。龐服。二婢。一奴。奉養極

地是也。瘞。胞衣之處見存。公生而岐嶷。風神俊邁。其幼

既勇於敢為。公嘗從威公觀斬囚於櫻馬場

所斬之首來乎。馬場在邸西南。樹木蒙密。闇夜

難辨路。公直赴之。摸索獲首。而不勝其重。擊

髮曳來。復無難色。威公賜刀賞之。時年七歲。

時年十一。威公壯之。深為威公所鍾愛。乃

威公薨。襲封初。威公學神道。然蓋止卜部家

所傳。又好文學。排佛氏。常使侍臣讀經史。而聽

之。亦未暇施之於事業也。義公繼述其志。嘗

脩造吉田靜二祠。吉田者。祀日本武尊。靜者。祀

手力雄。命列在延喜祀典。而往往為浮屠所瀆。

公悉徙僧徒。清其地。命祠官修其廢典。其他正

祠在封內者。亦命脩造。每一村必奉一祠。以一

民心。先是。威公建東照宮。原廟於城外。常

盤山使。江戶寬永寺子院。遙主之。名曰別當。至

於公停之命國中僧權攝其事蓋有待也及
 公薨別當復舊識有憾焉公亦慮太平日久
 士或廢武備乃每祭原廟使騎士及卒伍戎衣
 扈從神輿以為永制又深慨世俗委喪祭於
 浮屠威公之薨新相兆域於瑞龍山葬儀一
 用儒法建廟於城中堂室之設祭享之典專遵
 古禮公之於廟祭雖用儒法而祭服祭器飲食
從當世之俗其他若元且薦兔羹獻佩刀鞍馬
之料亦依宗室之舊章固非世之拘儒舍此從
彼者之比也又賜士人墓地於近郊毀淫祠者二千

八十八廢佛寺者九百九十七髮破戒之僧為
 編氓者三百四十四人新立供佛施僧之法一
 國靡然風俗大化公勇於義篤於行居恒崇
 敬幕府每大風地震必馳書於日光遣人於
 增上寬永二寺問曰神廟得無恙乎及其疾篤
 幕府差使於水戶訪之公力疾入城待焉不敢
 煩台使於菟裘也其御眾仁恕雖卑賤疎遠者
 推以腹心人皆感泣願為之用嚴斥奢靡痛務
 儉素不須臾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乃馬

公天姿英毅。加以威公之教養。而公又以至孝繼述其志業者。大略如此。

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

臣彪謹案。義公有二兄伯諱賴。重謚英侯。是

為高松侯之祖。仲曰龜丸早失。公超伯兄為

世子。當時尚幼。及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慨然發

感。遂欲讓後於英侯之子。又知載籍之不可已。

乃有脩史之志。寬文辛丑。威公薨。嚴有公

使。公紹封前一日。公會英侯及諸弟於

威公神位前。謂英侯曰。某以弟踰兄。負心久矣。

隱忍至今者。以先君在也。明日台使之來。意使

某紹封也。願得松千代為某嗣。不然則明日之

事不敢奉命。侯固辭。諸弟慮事將不測。力勸侯

然後可。松千代者靖伯之小字也。遂立為世子。

公又請侯之次子而養之。及靖伯卒。立為世

子。人服。公之志確而慮遠矣。公又請幕

府。割封內墾田。頒弟賴元賴隆各一萬石。是為

守山長沼二侯之祖。其餘諸弟皆給食邑。諸弟

諸弟皆給食邑。諸弟

諸弟

雄曰賴泰曰賴以曰房時皆給米地三千石。至天和中賴雄別封於穴戶侯。今穴戶侯之祖。

癸卯歲 公就國定大夫士二十七人職掌。

威公薨至是三年。公嘗曰三年無改於父道。

不惟孝子不能忍至二年之久賢否得失既能

熟知舉錯黜陟可以無大過大抵老成諳鍊於

事後輩欲輕變革之其為害甚矣。公既銳志

於脩史乃開彰考館廣聘才俊初藤原肅之徒

以儒為業見聘於幕府然皆剔髮髻首受法

印官習以為風。公深非之使儒臣皆蓄髮自

是不復置儒員其脩史及侍講皆以武士兼之

以為永制。幕府嘗欲布新令詢於三藩之君

公讀至於云儒者醫師許乘輿乃曰儒非啻挾

冊讀書之稱凡學聖人之道者謂之儒某亦儒

也。今與方伎之流並稱恐貽笑於後世。幕府

乃改為鑿陰二道儒者復古。公之力為多。公

官不過參議年六十三致仕翌日拜中納言作

位山歌言其志。久羅章也麻能煩流毛玖流志

須微與加又留一詩戒嗣君有曰嗚呼汝欽哉。

官已

治國必依仁禍始自閨門慎勿亂五倫歸國召諸臣親諭曰吾以弟紹封久抱怛怛今讓之於少將吾志願畢矣卿等能以所以事我者事少將吾復何患君舟臣水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勗哉又諭國中子弟曰汝輩年少意當思奮勇而殞首然臨危授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尚能之非死之難處死為難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夙夜孜孜明倫理勵實行此所望於汝輩不然則思亂樂禍者也可不戒哉遂

營菟裘於久慈郡太田鄉之西山

相傳公相地至此郡見

區山水極佳者問名於里人對曰稱逃山公輦感曰逋逃武家所尤忌風景雖美吾不欲居之
又遇林泉幽邃可愛者問名曰西山公喜曰唯有其名可以居焉况兼有山水之勝乎遂居之
 衡門茅屋僅蔽風日放懷於詩酒澹然自樂稱曰西山隱士又曰梅里先生蓋皆取於秦伯伯夷之風云

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

臣彪謹案義公既以孝弟事父兄奉愛諸弟整肅閨門其所以明倫理者至矣其於正名之

義又深致意焉。蓋公生於建秦之後而大
猷公方紹述先志。霸業益隆。天下之事莫復足
患者。但戰國餘習未盡除。尊王之道正名之
義猶或闕焉。苟非明其道義以植風教。則安知
異日反亂之徒不復籍口於北條足利。此公
之所深慮而脩史之業所以篤自任也。其著作
纂述不可勝數。而大日本史之作尤爲不朽大
典。其體裁筆削必親與史臣反覆商榷。歸諸至
當。一生用心半在此書。於是皇統之正閏。人

臣之忠奸。照然明白。不復容疑矣。公嘗與尾
紀二公在幕府。適有撰一史請刊行者。公
繙閱。至於以吳太伯爲神州始祖。大駭曰。此
說出於異邦附會之妄。我正所無。昔後醍醐帝
時有一妖僧倡斯說。詔焚其書。方今文明之
世。豈可使有此怪事。宜命速削之。二公左袒
其議。遂停刊行。公又欽建武昌平間。忠義之
士。聞其支流餘裔有沈淪諸州者。往往招致優
其禮遇。又嘗爲楠子建碑於攝之湊河。買田附

之永資香火。居常存心於忠敬。至老不懈。故事
天使至於三藩之邸。則遣使謝之。公謂不敬
莫大焉。乃親往旅館謝其辱。親王大臣臨邸亦
必如之。每歲元旦設席於地。宿齋戒。夙朝而下。
西向遙拜天闕。其儀尤謹。至今爲恒例。初大日
本史粗就緒。公憚朝廷不敢命名史稿視之。
肅公以下世繼其志。校訂不怠。文公恐其久
或傳訛。欲上諸梓。更命史臣刊誤補闕。至於
武公因關白藤公請之。朝議允焉。大日本

史之名始出於世。乃命工鏤刻。先裝其成者。上
表獻之。光格帝喜歎不已。命藤公傳勅褒之。其後二十餘年。
今上追錄公之功。詔贈從二位權大納言。實天保三年壬辰五月。
而距公薨百三十有五年矣。

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
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揚發
先德乎。

臣彪謹案。寬永丙寅。威公從。台德。大猷。

二公朝於京師。始任權中納言叙三位。後又從
 大猷公入朝。厥後朝覲之禮不行。每有事不
 過使人西上輸奉。上之誠。而至於位階官銜。則
 世視祖先之例。無有沈滯。乃若家老。以陪臣之
 賤。亦敢辱爵命。朝廷之所以待武家。可優渥
 矣。初威公之封於下妻食邑。不過十萬石。及
 移封水戶。食二十五萬石。東照宮嘗課諸侯
 脩名護屋城。又欲脩水戶城。召我國老蘆澤信
 重。謂曰。吾將以明年臨水戶。親視其役。會其薨

不果。台德公奉遺訓。優待本藩。加三萬石。所謂

松岡及小川等是也。大猷公又欲脩水戶城。既課伊豆

國穿山取石。事亦不果。江戸隅田川東岸有石

豆石之地。別封公子賴重於常陸。下館。又改封於讚

岐。義公嘗頒地於諸弟。及常憲公。別賜邑

於陸奥。其舊邑復歸於本藩。通算墾由號三十

五萬石。然而與尾紀二國廣狹懸絕。其鹵簿禮

數則昂立頑頑。以故每有災害事故。幕府大

出財弊。以助之者。無世無之。幕府之所以遇

懿親亦可謂至厚矣。今夫國中士大夫沐浴太
平之澤儼然稱親藩麾下而飽食暖衣佚樂是
耽其常言曰苟不為惡則可以保祿秩甚則曰
租入甚減何農夫之無狀也廩米糶惡何有司
之鄙吝也嗚呼其租入孰賜之廩米孰給之若
其不為惡者樵夫牧豎番戶鱈丁之所當然樵
牧蠶蠶不收租入食廩米而終身碌碌從事於
山海林野巨室世家則食而怠其事僅以其不
為惡比於蠶鱈樵牧之民不亦可憫乎抑亦盍

思所以報其本者何則曰父母也君也祖宗也
然則為臣子者誠宜正其身行其道以事君父
以報祖宗為邦君者亦宜撫育其士民輔翼
幕府以報列聖之鴻恩詩曰勿念爾祖聿
脩其德所謂推弘斯道發揚先德者其亦在
斯歟此則館之所以為設也

臣彪謹案慶元建泰文運日開列國諸侯設學
校於城邑教育子弟者不遑枚舉我水藩前有

威 義二公建其基後有文 武二公修其緒而學校之設獨無聞者亦有以也昔者朱之瑜來自明國也 義公聘之爲師嘗使臣僚就之習釋奠等儀節又命梓人受其口授摸闕里之制凡自殿堂廊廡以至門牆器物皆約而刻其樣享和中 文恭公大脩昌平坂豐舍而當大成殿之制專依我藩所藏木樣云 當時公有大起國學之志而不果蓋其意謂道者人之所當學而世或視爲儒者私業我之廢儒員欲使人人爲儒也國學之設欲大其規制命

之於政則非朝夕所辨若不然則人遂以一精舍目之無益於教有害於治不如使家誦戶讀之爲愈也此其所以有志而不果也學問之道尋常有司之所忌財用之出齷齪胥吏之所不欲乃諉曰以 義公之尚文猶不設學後嗣何敢違之况今各國既着先鞭而我倣之不亦晚乎此後世之所以不設學也然則 義公之不設學恐道之或廢也後世之不設學恐道之或興也抑 義公銳意於脩史故當時文學之士

率萃於史館。然執政諸有司亦皆讀書講道。其事蹟往往有足稱述者。及近世巨室世家或目不識一丁。其任史職者非寧人遊倖則無由仕進者。則迂濶不才不得推擇爲史者。侍講伴讀僅供故事。文學之衰已甚。文武二公勵精圖治。於是著名之士淳然輩出。史館之盛殆有復古之勢。然斯道業已爲史臣餘業。是以胥吏俗士遂視史館爲學校。自史臣以儒者。義公之志荒矣。其講武技者皆華法兒戲。不適實用。

流派日分。教師滋衆。區區比較短長於門戶之中。其弊亦已甚我。公始就國。察文武之衰。乃慨然有興學之志。然衆議紛紜。意見各異。公亦不輕決。深思熟慮者凡六七年。施設之方既具於胸中。及就國。遂起其功。乃徙史館於學。又令國中武伎流派相近者合而一之。凡自皇朝典故。經史子集。絃歌雅樂。以至鍊兵教率之法。弓馬槍劍之伎。必皆統於學。其大要以合文武。治教爲務。而歸諸忠孝之大義。蓋義

引道會言述義考卷之十
引道會言述義考卷之十
三十一

公之脩史。公之興學，易地則同矣。

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

臣彪謹案：鴻荒之時，邪神充滿中國。而大國主神尤強大。天祖嘗遣天穗日天若日子，招撫之。而皆貳於大國主神，不復反命。及建御雷神奉詔平下土，大國主神不敢抗命，獻國遠逃。其他邪神悉皆驅除。中國始定，蓋當時群神

有功德者，不可一二數。而至威稜勇武，芟夷大難，則未有過建御雷神者。此所謂亮天功於草昧也。天下神祇列在祀典者，不啻千百。而東州神祠未有出鹿嶋之上者。古者民之來自他邦，必先拜鹿嶋神，而後入焉。

古者云云見於常陸風土記。案萬葉集常陸防人歌有祈鹿嶋神從皇軍之事。又古有鹿嶋立之語。蓋亦謂臨行拜鹿嶋夫民之來自他邦尚且拜斯神而後入。則本州之人出境必亦拜斯神而後發也。明矣。然古書無明文。姑附考以備。
千載之久，神威如在此。所謂留威靈於茲土也。抑館之為設，合文武一治教，以推弘斯道。

公道官已求義卷之下
三十三

而_レ以斯神爲之主則斯道固淵源於鹿嶋乎曰
奚其然道者天地之大經而
神皇所遵

神皇之道本於
天祖若夫建御雷神則贊
成其
鴻業而已然則何唯祀建御雷神而不

祭
天祖也曰惡是何言也
天祖上合
體於太陽下留靈於寶鏡
天皇之所祖而

朝廷所奉豈人臣所_レ私祭哉我
公之意蓋
謂
神聖之道淵源於
天祖然考諸

本朝之典則伊勢
神廟非人臣所得拜參諸
西土之禮則
天子始祖非諸侯所_レ宜祭然則

祀當時佐命之神以寓報本之義不亦善乎今
夫中國之地邪神避跡妖鬼隱形百姓萬民永

浴
皇化者實建御雷神之賜而推其本則無
非
天祖之靈者故曰原其始報其本使民

知斯道所繇來也昔者西土學校之設其制非
一或祭其先聖或及其先師又或有祭有德者

於瞽宗之禮則學校之有祀也尚矣功烈若建
御雷神凡海內之人所_レ宜欽仰况我常之民密

通其靈乎。亦況於欲推弘斯道者乎。館之祀建
御雷神豈得已哉。

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
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
偶然也。

臣彪謹案。聖人之教。其節目不可勝數。而其大
要在明人倫。昔者舜令契爲司徒。以敷其五教。
教之見於經籍者。此爲始。虞夏商周沿革不一。
政有變通。而至其大要。則未始不同也。及周之

衰。綱紀不振。彝倫日斁。弑逆篡奪。無國無之。孔
子實以契之苗裔。生於東魯。信而好古。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發憤忘食。見周公於夢寐。其志蓋
欲一變魯道。夾輔周室。以明大義於天下。而終
身遑遑。席不暇暖。遂刪遺經。述空言。以垂訓於
萬世。當時親炙其教者。或謂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或謂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百世之
下。萬古一談。無敢間然矣。故司馬遷曰。自天子
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揚雄曰。群言

淆亂折諸聖語。所謂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者。其不然乎。孔子雖聖而位不過大夫。分屬陪臣。而不惟西土君臣尊之。朝廷崇之。天下仰之。又從而廟祀焉。是欽其德也。邇之脩身齊家。遠之治國平天下。自明倫正名之教。以至於尊王攘夷之訓。苟可以推弘道義者。莫不服膺而遵奉焉。是資其教也。神州之建。基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德澤浹洽。武備充足。而制度典章。或有所闕。及資儒教以培之。名數節目。燦然大備。

所謂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者。正謂此也。司馬遷又稱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今也距遷之世。殆二千年。而孔子之裔。歷世相承。不絕其祀。蓋宇宙間一姓綿綿。且千萬世。而自若者。上之有天日嗣內之有明神之後。外之獨有孔氏之裔。不亦偉乎。而近世唱古學者。或謂佛氏說因果。儒者談天命。佛氏之害儒者。能排之。儒者之妄世。未辯之。乃極口罵儒。同仁義於法律。比舜禹於莽操。曰。人欲亦天理。曰。天

命者飾篡奪之具。嗚呼使神州之道與西土之教相反。如水炭之異類。則可也。苟使其相通。如華實之一氣。則其排儒教。乃所以小斯道。而况忠孝仁義之實。天地以來。生民所固有乎。蓋古學者流。徒認俗儒曲學之說。以為聖賢之道。則其意亦有可恕者。而罵俗儒曲學。併廢周孔之教。是懲噎而廢食也。豈不謬哉。我公有憂於此。既祀上古佐命之神。以明斯道之所由來。又營聖人之廟。以欽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可謂至矣。

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

臣彪謹案國中者郊內之地。所謂城下是也。士者巨室世家。適庶少壯皆包焉。民者庶人在官者。吏胥卒徒亦皆括焉。夫四民之在世。各任其業。服其勤。未有佚居而素餐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蓋其身愈卑者。其勞力愈勤。其位愈尊者。其勞心愈切。是以政通人和。國家可治矣。今也太平日久。民

俗澆漓。農夫或趨末業。工商或射奸利。然米粟布帛。凡百器財。天下之人用之。而不盡。則三民者。猶未盡懈其業也。若夫文教闕。武備廢。下情不通。德澤不降。邦家之勢日趨危殆者。孰任其責。豈獨非治人者廢其職之所致哉。而士大夫恬不經意。帶吏職者。不過簿書期會。任武事者。不過更番宿直。至於子弟遊惰。則絕無一事。其消遣之具。非釣弋奕棋。則麴蘖粉黛。群居終日。好行小慧。習與性成。泯然相率。爲小人。其泯然

者。即皆他日之士大夫也。欲望其勞心治人。抑亦難矣。大化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然則欲使民各勤其業。則必先責其士大夫。欲責士大夫。則必先教其子弟。又論其本。則必始於薰陶人君。輔導世子。歷觀西土。歷代之制。夏殷之禮。孔子旣歎文獻不足。徵則非後世所得。可詳。秦漢以降。郡縣之政。亦不可用於封建之治。獨周家之制。頗合於今日。而又幸有遺經。可

與其賢
以下恐
有錯誤

徵則資西土之道者舍之何述焉周之設教其
制甚備司徒之屬教民以德行道藝與其賢者
能者而師保之職掌門閭之學咫尺君所告嫺
諫惡又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虞書曰命夔典
樂教胄子胄子即國子由是觀之教之急國子
非獨周家然也我公之設館倣倣其意乃就
正廳之輿營一室扁曰至善以爲讀書燕息之
所設教授提舉之府於其傍凡國之貴遊子弟
周旋於其間又就黌舍別設一寮凡巨室之適

子及左右近臣之少壯者寄宿焉使之諳艱苦
講道藝以陶冶才德又設居學及講習之寮闈
國子弟各以序就業不敢怠惰嗚呼後嗣君繼
公之志克明俊德以止於至善之地其任政者
能酌周家之法不忽胄子之教而其學者則無
小無大立志講學德行道藝或賢或能變其泯
然者以爲文質彬彬之君子則庶乎不曠勞心
治人之職矣

奉 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

臣彪謹案斯道湮晦既久而儒教支離非又一日則所以奉之資之者不可不審思而明辨焉夫神州之道浮屠奪之俗儒壞之神道者流小之古學者流殆明之又從而晦之何以言之敬神重祭斯道之尤大者而浮屠設本地垂跡之說舉天下神祇隸諸胡鬼之末流所在神宮創立伽藍神佛並祀祠官僧徒比隣雜處甚則陽神陰佛唯僧主之乃至朝廷典禮往往用浮屠之法遂舉喪祭大事一切委諸髡首是浮

屠奪之也。上世未有文字。斯道或傳於言語歌詞。或存於風俗政教。或寓於氏族官職。名物制度之中。及其筆諸書。慎存其舊。猶恐失其真。而操觚之士。徒眩西土之文。懷古風之質。一意摹倣。捨此從彼。雖以書紀體例之嚴。而較諸稗田阿禮所誦。則就華失實者未必無之。書紀猶且然。其他復何說。是俗儒壞之也。及至後世。浮華日長。異端益熾。凡其曰教曰法。非儒則佛。古道所寓。不過禱祀被除之事。於是好事者剽竊儒

佛附會五行。別標立門戶。名曰神道。夫神者人
之所本。而其道所謂生民不可須臾離者。豈巫
覡所得而私哉。而方伎之流。往往託其名。以
爲餽口之具。是神道者流。小之也。近世唱古學
者。錯綜古言。網羅舊事。考證之力。可謂勤矣。而
至於其論道。則舉天下吉凶禍福。付諸直鬼禍
津。日二神。以清淨自然爲入道之極致。其言頗
辨。要之皆老莊之糟粕。其徒亦自嫌其說類老
莊。乃曰老莊所謂自然者。猶未免溺於聖人之

道。吾所謂自然者。皆本於神意。特不知其弊。必
至於任胸臆逞私智。剛愎自喜而已。是殆明之
又從而晦之也。儒教之所以支離。亦頗與之相
類。夫西土之道。折衷於孔子。而儒者說經。或引
緯書證之。或援黃老解之。雜戰國縱橫之說者。
有之。混浮屠頓悟之理者。有之。要之漢儒長於
訓詁。短於道理。宋儒精於性命。踈於事業。各立
門戶。黨同伐異。其註脚語錄。及互相排擊者。紛
紛擾擾。指不勝屈。遂使學者茫乎不知所適從。

後之欲讀書講學者噫亦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孔子不云乎多見闕疑又不云乎古之學者為己讀古典者誠寫本諸天地神祇參諸古言舊事徵諸流風遺俗驗諸世道人心揭其照然無疑者而奉之講經籍者亦寫泝洄洙泗參以後人之說捨短取長六糟粕掬精英舉醇乎醇者而資之以之脩己以之治人達則與民由之窮則獨樂其道不亦可乎抑古人有言曰非言之難也行之既難則言亦何容易敢述所志以俟後之君子

忠孝無二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於所以盡吾誠則一也昔者孔子之教曾參也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一孝而忠寓其中焉周官師氏之教國子也曰孝德以知逆惡舉一德而眾行判焉由是觀之忠孝之無二

也亦明矣。聖人既沒，大道不明，以衛輒之無父而傳春秋者，或以義許之，以伍員之無君而編史記者，以烈丈夫稱之。後儒又或以爲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廢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乃述仲尼之意，作忠經焉。夫以子拒父，構兵爭國，或屠父母之邦，鞭舊君之屍，其無道殘忍已甚，而不啻免不孝不忠之名，列諸賢君烈士之科，何以使後世有所勸懲焉。至於忠經之作，則不曉忠孝之一本，叨摸聖經，添蛇足耳。此皆所謂

經師良史，而其謬妄猶或如是，其弊遂有忠孝不兩全之說。果然，則周家之典，孔子之教，不足信也，不可以不辯焉。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况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由，不敢苟且，况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

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技
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竭
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
身成仁之爲大忠也。善乎歐陽修論臣子之處
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
可謂得矣。

文武不岐。

臣彪謹案。

神聖以武建基。而文亦固寓其
中焉。猶夫西土三代之於忠質。文夏殷非無文。

周豈廢忠質。而夏曰忠。殷曰質。周曰文。皆言其
所向耳。天祖天孫之垂統。神武

崇神諸帝之經綸。天業其尚武。亡論已。然而
其敬神愛民爲政圖治之迹。豈可不謂之文乎。
聖子神孫世承其緒。內安萬民。外撫四夷。諸王
諸臣亦皆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國運之盛赫
赫如日之升也。中葉以降。將相異職。文武背馳。
公卿軟弱。手不知兵。源卒互起。皇室陵夷。天
下大權遂移於武人焉。夫文武之於國家。猶天

地之有陰陽。陰陽並行。四年穀豐饒。文武並舉。而天下又安。其不然者。則反之。是故武人之為政。其質文教者。或能致小康。專任威刑者。亡不旋踵。至於東照宮撥文奮武。以開今日之基。則在上君子。固宜紹述其業。而凡天下之士。不可不黽勉從事於此也。蓋文武之道。各有小大。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是其大者也。讀書挾冊。擊劍奮矛。是其小者也。然書冊所以講道義。劍矛所以鍊心膽。心膽實而後。可以臨難制變。道義明而後。可以脩己治人。且文之弊也。弱。武之弊也。矯弱。武之弊也。愚。文可以醫愚。然則學者。語其大而急其小。固不可也。務其小而忘其大。亦不可也。分而為二。又廢其一。尤不可也。周代六藝之科。射御居其中。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冉求奮矛入齊軍。仲由以行三軍。自許則古之教人。所以使其文武兼資。成德達材。可知也。及至後世。大道湮晦。學校之設。亦屬文具。凡周旋黻舍者。率皆白面書生。古所謂勇敢疆有力者。

不甘屈首於其間。至李唐尊呂尚匹似孔子。別建武學與文學相對。其用心於文武則似矣。殊不知文武益岐不可復收合。而聖人之意大荒矣。備前國主池田氏蓋有見於此。用其臣熊澤伯繼之議。新設學校。合文武而爲一我。公每深嗟賞其通達。國體及建斯館亦做其美意。所以有文武不岐之戒。學者其可不服膺乎。學問事業不殊其效。

臣彪謹案。學所以學道。問所以問道。而事業所以行其道。譬諸工匠。必先學規矩。然後從事於經營。抑天下工匠何限。其良者能建宮殿造樓閣。雖其極拙者。未嘗有不堪一廬舍之役者焉。古今學者亦多矣。其事業卓然不朽者。何其寥寥也。夫天下之欲造宮殿樓閣者。必皆委任良工。雖一廬舍之微。亦必俟匠人而爲之。故工匠常得試其規矩。至爲國家則不必用學道之人。或用之亦不必任之。故學者常不得行其道。其勢然也。用與不用在人。學與不學在己。請嘗論

其在己者學問事業之難一其故多端而有木
弊四焉。曰忽躬行。曰廢實學。曰泥於經。曰流於
權。夫學所以明人倫。聖賢之教必本諸身而學
者或不脩禮義甚則失德。汗行曾庸人之不若
其取侮於世。固不足怪。且庸人之爲惡世皆非
之學者之爲不善必有諉而倣之者。其害風教
豈淺少哉。是忽躬行之弊也。其文人則曰五行
並下萬言立就。使其居官治事或委瑣自用大
失人望。或沈溺風流不恤民隱。其武人則曰通

七書明八陳使其治兵練卒號令不明隊伍不
整非華法則兒戲於是小人胥吏每得舞文弄
法以握權柄而英偉倜儻之人亦或冷笑於草
野巖穴之間天下之事亦危矣是廢實學之弊
也。其拘古者墨守舊典不知變通講禮習儀非
木偶則俳優以爲合經其阿世者枉己從人闒
然迎合無所不至以爲通權是泥於經流於權
之弊也。天下之學道免於此四弊者或寡是猶
工匠而廢其規矩道之不行非其不幸也。然則

何以矯其弊。曰亦折衷於孔子而已。夫賢賢易色。能事君。父信於朋友。雖曰未學。孔門之徒。必謂之學矣。然則向之忽躬行者。雖曰既學。決非孔門之學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謂雖多。亦奚以為。然則所謂廢實學者。亦非孔子之所與矣。麻冕禮也。而從純之儉。通權也。至於君臣大節。必從下拜之禮。守經也。鄉人讎。朝服立於阼階。魯人獵較。亦獵較。不拘古也。至若泰山之旅。顛臾之事。與陳恒之亂。其所以責家宰告君相者。侃侃正議。無有顧慮。不阿世也。然則所謂泥於經流於權者。亦皆非孔子之徒矣。苟能矯四弊。誦法孔氏。則奚患乎學問事業之不出於一。夫然後斯道之規矩。將無施而不可。若其用與不用。人也亦天也。學者不尤。不怨。可也。

敬神崇儒。無有偏黨。

臣彪謹案。敬神上文所謂奉。神州之道者。崇儒所謂資西土之教者。世之奉神道者。談說鴻

荒張皇幽眇。或有索隱行恠之弊。是偏於神也。其學儒教者。大異邦小。神州動有顛倒本末之失。是黨於儒也。皆學者所宜戒。蓋其無有偏黨者。乃敬神崇儒之至。若夫不尊。神皇不

信。聖賢孔子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孟軻所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以之為無偏黨則慢神侮。儒之最大者。是亦不可不戒也。抑既曰敬神又曰崇儒。然則神之與儒。固無有尊卑敬唐虞三代之君。必如事我神祇。而後為無偏黨乎。曰是

徒泥於其文。而不本於其意也。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彼指我為外。我亦斥彼為下。西土之教。尤嚴內外之分。我資而用之。亦不可不正。上下之別。單就西土之教而論之。猶且然。况尊國體。慎名分者。固皇朝所尤重耶。且夫所惡於浮屠者。非以其法一傳。遂尊西竺。奉其胡鬼乎。若崇儒教。遂仰其國。又推及歷代人物。以與我。神聖并奉。則是又生一浮屠也。豈可乎哉。我公恒有言曰。讀西土之書者。宜以

其所以尊堯舜尊我神皇以其所以事上

帝事我天祖及建斯館孔廟之制議論紛

紜或謂宜設塑像或謂宜配十哲及諸儒公

斷然唯祀先聖而不及配享之議又不用後世

所奉之尊號嘗齋戒盛服親書牌子曰孔子神

位慎之至也所謂無有偏黨者意其在斯歟

集眾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

臣彪謹案天下大物也必能任天下之賢者用

天下之能者智者竭其思勇者效其力上下一

體彼此無間而後可保鴻業於無窮矣書曰予

欲宣力四方汝為諸葛亮曰參署者集眾思廣

忠益也夫以虞舜之聖不敢自用必藉良弼之

力以諸葛之才不敢獨斷必資多士之議而庸

材之人既不能任賢能又自用其區區之智力

欲以圖治安之業抑亦難矣非唯天下之事為

然雖一國之治亦非一材一能所能辯也然則

凡其為士者各守其職勤其業以事其長上其

為大夫者忘家奉公獎順其美匡救其惡而人

君集其衆思群力以治其國君臣上下以誠相與則孟軻所謂沛然孰能禦之者夫然後所以報國家無窮之恩者始可謂無遺憾已然臣竊謂集衆思宣群力固人君之要務而亦有大可慮者二焉曰雷同之弊曰朋黨之禍小人之事君小廉曲謹若無過失姑息摸稜殆類中庸枉己從人似無意必固我者人君發言大夫贊之大夫建議群僚成之不啻贊之成之務迎合其意脅肩諂笑無所不至其君臣之間殆似一體無間者於是人君大喜以爲吾能集衆思宣群力及一旦變起不意君命焉大夫不奉也大夫令焉群僚不從甚則開門揖賊倒戈拒後向之贊成迎合者悉變爲仇讎豈不悲哉是謂雷同之弊君子之事君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展布四體無有依違其狀頗似不敬者平居無事各陳意見不敢面從其跡似不甚和者及其臨大義大節如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同揆刀鋸鼎鑊不能奪其志此小人奸吏之所尤

忌欲乘其有過而擠之其人未盡有過欲讒而去之其人不可盡讒於是日以朋黨朋黨之說一行而闔國蕩然無復君子矣是謂朋黨之禍故舜之命夔曰朕聖庶頑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諸葛亮之戒後主曰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由是觀之讒說殄行則雖有良弼不得宣力於舜之時而亮之所謂廣忠益者亦不在集小人之衆思也在上之人豈可不深鑒哉。

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

臣彪謹案臣下之於君上一體也子孫之於祖先一氣也臣子既脩其德行道藝以事君父人君集其衆思群力以報祖宗則君臣上下所以推弘斯道者孰大焉祖宗之志於是弗墜神皇之靈豈有不感格之理哉然要其本唯在慎我躬行事我君父固不在犯分踰等矜於高遠也曩者我公始就國也親述一書諭國中

子弟名曰告志篇。其言皆士大夫躬行之要。其於忠孝大節。蓋尤致思焉。其略有言曰。天下萬姓。煦育之恩。本於天祖。二百餘年太平之化。原於東照宮。而士大夫各保其祿位者。皆先君先祖之餘澤。思其本。酬其恩者。爲臣子立志第一義。恭惟天皇實承天祖之嗣。

大將軍則繼東照宮之統。寡人雖無似。亦忝威公之胤。士大夫皆襲祖先之後。則無貴賤。無大小。各孝於其父母。忠於其長上。而報本酬恩之義並舉矣。若慢其君父。欲直盡忠於朝廷。與霸府則犯分踰等之甚者。適足以取僭亂之罪而已。及公再就國。乃建斯館。以教養子弟。又撰斯記。以揭其大綱。其所以闡明道義。維持名教。實可以爲天下後世之訓。豈特一國士民知方而已哉。學者能讀斯記。知斯道之淵源。參以告志之篇。從事於躬行實踐之業。則庶幾乎不負公之盛意矣。

建斯館以紘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

臣某也。

臣彪謹案。治之與教。其致維一。亦猶忠孝文武之不可偏廢也。逸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易之爲書。繼乾坤以屯蒙。屯利建侯。君道起焉。蒙以養正。師道立焉。周官冢宰掌邦治。而司徒掌邦教。其他聖經賢傳之旨。未嘗不重治教焉。夫民之爲道。伏居無教。則近禽獸。故聖人之於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其服教也。三物實興。之賞從之。其不服教也。圜土苦使之

法。不弟之刑。又從之。蓋其被刑辟者。必不可教之民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所謂刑措不用者。果非誣美也。後世之於民。不謹其教。不申其義。及陷於罪。從而刑之。所謂罔民者。皆是。而亦何怪乎其免而無耻矣。其曰國學曰鄉校。亦唯委諸先生祭酒。時君宰執未必臨之。政府自政。府黌舍自黌舍。治教不一。學問政事岐而爲二。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我公有見於此。旣設至善堂。以爲燕息之所。又擢一時宿學。補小姓。

頭兼教授提舉以爲貴遊子弟及左右近臣之師而猶恐政教之或岐乃設執政及參政者之府於其傍凡學校之職自教授助教訓導以至一藝一技之師各得陳意見於有司若其正歲歲終及比校文武公親臨之群有司及諸隊之長亦悉從焉審其勤惰察其能否而黜陟之先是唯宗廟之祭爲國之大事至是學校之政又爲一大典初公之補小性頭有或議曰故事小性頭執謁於幕府名望頗重往往爲巨室初途非書生所可輒任請唯授其資格勿補其職公曰任其實以率其巨室子弟猶恐教之不行若徒授其名是旣分治教也不可又有議就執政中選一人以統學政者公曰豈有執政而不關文武者乎又不可此公建學之大端也抑臣竊有所感焉案太寶之令古者大學之寮其規模法制蓋備矣及其衰則人視爲坎墮之府凍餒之鄉是三善清行之所以慨嘆且夫方今學校之設無邦無之其始也亦孰不

欲一其治教以陶冶人材而其終也委靡衰弊
非文具然則鞠為茂草然則使斯館永坎墮凍
餒之累不負弘道之名者實後嗣君及諸執
事之所可深任而亦唯在治教何如耳嗚呼可
不戒哉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下

